

2019的天空  
2019的天空  
2019的天空  
2019的天空

陈其华  
一片天空



## 八字桥的朝朝与暮暮（上）

### 初见

叶海鸥/文

就像到北京，不热衷于长城，不钟情于故宫、圆明园，只爱逛北京的大小胡同，走到迷路也不亦乐乎。就像到上海，不痴迷于东方明珠，不神往于外滩，只爱走走停停在上海的弄堂，去寻回一点老上海的风情。所以，在江南，到越地，我也不会跑向人潮涌动的先生故里，也不会挤进有着千古绝唱的沈园，我只留恋于那些小桥、流水、人家，尤其是在暮霭沉沉与晨曦朦胧时。

去年10月3日，夜风中裹挟着秋的微凉，胸腔里微漾着越地黄酒的醇香。我点开百度地图，选择步行，输入“八字桥”，按下“开始导航”。于是，独自月下，穿过悠长而略显寂静的马弄，在导航的牵引下，顺利到达“八字桥直街”。其实这是一条老得不能再老的老街，在微黄的街灯下，似一位垂垂老妇，安详而恬静守望在家门，看着晚风过处树荫婆娑。最渴望这份安详，在平日的劳碌与奔忙中。

在老街的尽头，道旁有石碑，碑上字迹模糊，借着路灯的微光，隐约可见：八字桥，始建于南宋嘉泰年间（1201—1204），南宋宝佑四年（1256）重建，两桥相对而斜，状如八字，故得名。

原来，八字桥已到。向左微侧，望去，原来那古木的繁枝茂叶中的石级就是八字桥踏跺的隐约身影。站在碑旁，远远望去，真是一个“八”字。桥旁有古亭一座，名曰“守望亭”，许是它在岁月的风雨中一直在守望这八字桥直街一带的繁荣昌盛。

吧。现虽已入秋，秋意渐浓渐凉，但这守望亭里仍闲坐着几位老人，夜风吹过守望亭，吹过了厅内老人额角的皱纹，也吹过我探古思幽的心头。于是上前询问，八字桥有无典故？我想但凡名桥都有故事，记忆中白天在兰亭提及的“题扇桥”，还有越中名湖鉴湖中的“白玉长堤”，走在这些桥的上面都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让游者肃然起敬。不料，老者却说，绍兴的确有好多名桥是跟名人或典故有关，唯独八字桥的有名不是跟名人趣事有关。她的流芳是因为她真正体现了桥的本职工作，与人方便。是啊，桥者，渡人之用也。渡人，这才是是一座桥被建造和存在的精髓。可惜我们这些俗人却过多热衷于功名。其实，没有功名也可流芳百世，做好自己能做好的本职工作，服务他人，你才有存在的价值。可是世人都懂这个理，却仍执着于名利。

谢过老者，缓步上桥，伫立桥上，下意识地伸手扶住石栏，石栏的粗糙通过指尖传来，那分明是历史的质感。轻手去触摸，小心翼翼地，任粗砾在掌心蔓延，蔓延到时光的最深处，去聆听大宋的脉动。那桥身的罅隙里，硬生生地钻出了一丛丛绿枝，它们该是从哪个朝代就开始生发的呢？我在心里暗问。还有那桥栏上的苔苍，无不透着一份古韵，演绎着一份历史的情怀，让我真实的感受到越地的久远味道，如古越龙山般香醇悠长。手扶桥栏，让漫透着都市文明的视线随着脚下这条古运河细水长流，到远方。看看桥下的水微微反照运河两岸台门前的那盏盏渗着黄晕的煤油灯，在这秋的晚风中摇曳，摇成一朵朵水中花，炫目而不可

及。檐下微黄晕染，河中灯火闪烁，给这些静谧的运河人家更添一份古意与安闲。我想即使在最多情的诗人笔下的江南亦不过如此吧？

拾级而下，贪婪于八字桥边的那份静谧与安然。那一刻，心如水柔，如光影轻，惬意从心底攀爬出来，蔓延全身。于是索性就在运河人家台门前的长长的石凳上小坐，伸手去抚摸那洒在石凳上的月光，那么的入骨沁凉，这缕月光肯定是要穿越了时空的。许是来自大宋时期，许是更早的春秋，抑或是上古的夏。我欲用我温热的掌心去捂热这一片月光，让其成为一枚有温度的月。

于是，我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坐着，静等，时光不老。望向桥墩，那轮玉盘刚好照在停泊在桥下岸边的乌篷船上。月下乌篷斜泊，一切显得清新而质朴，犹如宣纸上的一块墨痕，带给人心归自然的安详。江南夜泊，好入境，好入情。我的身心不禁一晃，仿佛误入唐朝，在这样的秋夜凉如水的晚上，在这石桥边，在这艘小船上，遇见了千年前的落榜弟子张继，似乎那桥下传来了悠悠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那愁绪似乎融进了这条南承鉴湖之水、北达杭州的古运河，滋养这越中子弟的才情。

在这样的夜晚，月色与画意令人痴狂。就想这样侧卧在这石凳上，枕桥听水，至晨曦微露时，看凌晨八字桥。可惜手机震动已经好几回了，我知道，我再驻足，怕是有人要寻人了。于是，起身，拍落一身的月色与依恋，挥手作别，走向不远的中兴南路的灯火阑珊处。

## 木棉花开（八）

不惑/文

进文科班的基本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文科确实出类拔萃、强项明显的，第二种是文不会理不行，来混个日子。当然，其中也不乏像木棉一样是冲着慕容渊的才华而不顾一切自投罗网的。

慕容渊很忙，所以，班级各项事务平时都交给班长项剑锋和团支部书记木棉管理。加上慕容先生的自主管理理念，一时之间，一部分人空前自我。

于是，学习日的晚自习期间，就会有一部分同学自主经营自己的事情，不干学习的主业，干起了自己的副业：有的进行忘我的创作——撰文写诗；有的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面上一本跟学科有关的书，暗地里偷偷看所谓的“课外书”，比如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以及琼瑶、席绢的言情小说；有的干脆潜出校门或翻越围墙去街上的游戏厅打游戏或者录像厅看录像。

私底下，同学们称这帮“潜逃者”为不务正业的学生。

爱好撰文写诗的同学自然地结成了一个团体，并经常拿出自己的作品进行分享，然后交流、讨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喜欢看“课外书”的同学则每天沉迷其中，废寝忘食。

文科班饱读“课外书”之最的要数胡云家同学，据说他已经把清江镇南门街米财书店里所有角落的书都翻遍看完了，然后转移战场到西门街的幽梦书店。然而，幽梦书店里借阅的多为言情小说，这让酷爱武侠小说的胡同学勉为其难地仔细排查，从中筛选。胡云家同学对武侠的痴迷，使得他睡梦中都在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因为同寝室的同学，经常听到他讲神话，类似“狗官，杀了你为民除害”“今夜大槐树下集合，劫了张财主”。

至于游戏厅和录像厅，那可是九十年代街头娱乐的主流。

彼时没有网络游戏，所以，游戏厅里基本都是街机，投入游戏币才可以游玩。而街机里有的，也无非就是名将、街霸、雷电、恐龙快打、圆桌武士、万能战车等游戏。没有互动，没有现代网络里某个或某些你不认识的对手，你只是在和游戏程序作战。好胜的少年们，往往掏钱一把一把地换游戏币，直到输得口袋空空。当然，其中也不乏高手，他们能一关一关打过去而畅通无阻，几个游戏币就可以玩很久，但这也是体能和反应能力的考验。

而录像厅又是怎样的呢？上世纪九十年代，录像厅就像小型的电影院，一个厅里一般坐十几或二十人。一台录像播放机和录像带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录像带外形酷似放大版磁带，放入录像机内，带子转动，里面的影像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一般情况下，电影院出新片相对较慢，但是，在录像厅，你几乎可以天天看到新的片子。当时通过水路偷渡过来的港台片特别多，那时的录像带便被称为“水货”的一种。

于是，便专门有那么几个同学经常晚上偷跑出去，在录像厅里混夜场，甚至看通宵的片子。

（未完待续）

## 青春里的心思

龚铮/文

女儿将书桌的一个抽屉锁上，妻子讶然慌了。

你快点快点，来看看，女儿把抽屉锁上了。下午我刚到家，妻子急催着我，今天早上我送她上学，出了门，她突然又跑回房间，将抽屉锁上，拔了钥匙装在书包里。

女儿的书桌有三个抽屉，两个抽屉的钥匙插在钥匙孔里，另一个抽屉锁上了。妻子依次打开两个未锁上的抽屉，并没有发现异常，是女儿的学习用品，错题集之类。妻子颇有不悦地敲敲上锁的抽屉，既是我对，又是对女儿，满脸埋怨：有什么秘密，有什么秘密，你应该好好地管管她。昨天写作业时，我悄悄地观察她，就发现她拿个本子在写些什么，待我近她身旁，她赶忙收起来了。高中学习任务这么重，作业都写不完，还有心事写什么不能让我看的东西。问她写什么，她还不说。这个年龄，怎么让我放心？你该好好教育一下女儿。好的。我笑着安慰着妻子，说会好好和女儿交流。

其实，女儿的抽屉锁上已有好几天了，只是妻子没有注意到。女儿写日记，也有好些日子了，我

穿了我的心思，平时异常严肃的父亲没有大发雷霆，而是默然不语，算是许可吧。那段日子，我其实也找不出什么好东西锁起来，不过是藏着几本连环画，笔墨文具，以及自己涂写的几个句子或是乱描的几张图画。然而，每当“咔嚓”锁上抽屉的瞬间，总觉舒适安然，仿佛这方空间是心灵最温暖的处所。再低头注视腰间那长长绳子拴着的钥匙，也似乎闪闪发光了。也是那段岁月，青春萌动的时刻，渐渐有了写日记的习惯，于是，心事也便常常安放于此了。也不知哪一天开始，我渐渐敞开抽屉，但记录心情的习惯却保持了下来。再后来，翻看青涩年华里的文字，我常常哑然失笑却也思绪万千。

这些景象，如今想来，仿佛犹在昨日，我也似乎变回了那个欲挣脱又无法挣脱母亲怀抱的孩子。眨眼之瞬，女儿也到了如花的年龄，于她一方空间，安放属于她个人的心思，其实也挺好。我要做的，或许是与女儿聊一聊我的年少芳华，只要我们与孩子时刻能保持阳光的笑容，又何必拘泥于孩子做些什么呢。我想，到将来的某一天，孩子长大了，她也一定会颇有兴致地分享她青春年华里的有趣故事。



美丽温岭画卷 喜迎党代会

美丽·大溪